

观点荟萃

## 傅山所交江南文人与其书法的联系

明末清初以来，金石考据逐渐为人所重，这是学术思潮上对明代空疏学风之反思回拨。梁启超指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为一学科也，自顾炎武作《金石文字》始，实为斯学滥觞。」傅山在金石学上极为用功，他曾考订《石鼓文》，批注《隶释》。他所交往的江南文人也大都对金石学有研究，也曾与傅山共同访碑拓碑，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不止一次提到傅山：「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讹补网，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顾炎武、曹溶、朱彝尊等人热衷访碑，据记载，曹溶藏有八百多种金石拓本，作有《金石表》。傅山亦曾前往嵩山、泰山等地访碑。康熙四年九月（一六六五），曹溶携朱彝尊与傅山至汉上县同观《汉步兵

校尉衡方碑》；朱彝尊的《曝书亭集》

中也记载了他与傅山一同访《风峪石刻佛经记》的经历。他们也分享彼此的拓本收藏，曹溶与朱彝尊曾观赏过傅山所藏的《衡方碑》与《尹宙碑》的拓本，并且朱彝尊作有题跋记录此事：「原傅山青主藏，携李曹溶洁躬审定，朱彝尊锡鬯书。康熙乙巳秋八月。」（《书尹宙碑后》）「康熙乙巳秋九月，携李曹溶

洁躬、太原傅青主、长水朱彝尊锡鬯同观。」（《衡方碑跋》）

伴随着金石考据学术上的讨论同访，他们之间也有不少论书之语。如朱彝尊以隶书著称，在为友人宋荦所藏《华山碑》拓本作题跋时罗列了十八种汉隶名作，并分类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种书风，而《华山碑》兼三者所长，被他推为汉隶第一品。傅山对汉隶也十分重视，他「临习汉隶似乎也多于临习篆书，极为自信地认为自己深得汉隶三昧」。

曹溶亦以收藏著称，与宋荦、项圣谟、孙承泽等收藏大家来往，一些书画家如王铎、笪重光、程邃、查士标等与



傅山 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首》之十四

他也有交游。在曹溶离开山西时，傅山曾作书赠别。书画应酬乃文人间普遍事宜，白谦慎在《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一书中谈到因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傅山无法应付，不得不让人代笔。而在应酬有书画同好的江南友人时，傅山必不会随意而为。如前文所提傅山赠予曹溶的作

## 『画坛』与『画派』

近些年来，南北各地对于地域性画派的展览与研讨活动纷纷登场。在展现不同地域画坛风格面貌的同时，『打造』地方画派，一方面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投身文化建设、亮出城市名片的重头戏，一方面也为当下中国美术多元格局的呈现提供了根据与支撑。

如我们所知，艺术流派在美术史叙事中，本是需有历史积淀的，自然形成创作派别，有其自身的形成规律。『画派』一般具有相对明确的纲领、主张和代

品，是小楷所书《金刚经》。另外，在为不是江南人士的刑部侍郎高珩、著名学者李因笃作书时，也用了小楷书写。

（本文选自熊天涵《傅山书法对南方的影响——以其与江南文人交往为中心》一文，原载《美术观察》二〇一六年第七期）

表性画家，所处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或具有明确的风格指向，多呈现出『历时共地』的特点。作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更为宽泛的概念，『画坛』则更为宏观地概括了一个地域在艺术上的多元性面貌，带有一种『平面化的切片』视角，具有『共时共地』的指向。前者更倾向于在一种现代语境中做出客观性的风格归纳，而后者则蕴含着一种相对主观的想象，很多时候存在于传统语境的描述。

晚近以来对于『画派』的反思，追溯

起来首先需重申二十世纪初以来『革命』文化观的惯常思路，和现代美术史学的分类意识的兴起。正是地域画派的概念与分类意识在美术史叙述中的生成，促动了百余年来中国画坛的多元发展。近百年前的民国初期，已有对于地域画派相对系统的梳理与分类，也不乏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著述：罗元黼的《蜀画史稿》（一九一七）、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一九二八）、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一九二八）、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一九三〇）等出版成书，已经反映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的地域分野意识。这种地域分类的研究，与以滕固为代表的艺术史论家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时间断代研究近乎同时。对于地方画派与地域美术现象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方兴未艾，地域派别观念开始形成。

一九二九年四月的『第一次全国美展汇报』就登载了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一文，以其个人印象对于当时画坛作了细致的阵营划分，依据此次展会中的国画作品风格，将当时画坛分作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